

伊沙談詩

中國 現代詩論

郭沫若·王家新·伊沙·
盤峰論爭及其他

本書是研究大陸現代詩和詩人的第一手資料
伊沙，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受爭議的一位「非官方詩人」
曾以每首五百元人民幣創大陸最高詩稿費紀錄

伊沙 著

伊沙談詩

中國 現代詩論

伊沙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中國現代詩論：伊沙談詩 / 伊沙著.-- 一版.--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11.12
面；公分.-- (語言文學類；PG0690)
BOD 版
ISBN 978-986-221-886-0(平裝)

1. 新詩 2. 中國詩 3. 詩評

820.9108

100024389

自序

我已經出版了十八本詩集，詩論集此為第一本。

這一方面說明：在中國詩壇上，我首先被當作是一位詩人，其次才被當做詩評家（後者的身份甚至比我「作家」的身份還要居後）；另一方面說明：與詩相比，甚至與小說、隨筆等文體相比，我的詩論寫得太少了。

這是用前後十餘年方才結成的一部書。

與詩歌寫作的主動性和計劃性相比，我的詩論寫作似乎更依賴某種契機的降臨：比如報刊約稿，這使得構成本書的所有文章都在報刊上發表過，並在發表當時當地就產生過一定影響（有些篇什甚至還產生過較大的影響），有效地參與了近二十年中國現代詩的發展進程。

這是一位身在中國現代詩前沿陣地的詩人，對於詩的發言。

儘管我的職業是在大學教書，但卻從來不為職稱等目的去寫那種「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乾巴巴的「學術八股文」，以滿足那些可惡的學報的刊登需要（想刊登還要上交版面費），所以至今仍是「副教授」——但是，這點犧牲是值得的，我確保了我的詩評還是文章，不至於面目可憎、味同嚼蠟，如同木乃伊一般。

多年以前，作家張承志說過的一句話頗獲我心：「我關心的是美文。」——如果將詩評寫成純粹的美文也不現實，但我確實很講求它的美文含量和指數，即是說：它首先必須是可讀的好文章。

另一方面，我也從未降低對其學術含金量的追求——即你必須在詩歌現場發現問題、在文章中提出問題、通過論證解決問題——你還必須有自己的創見，在滿眼都在抄「他說」的環境中，你必須敢於做到「我說」！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詩壇，有價值的理論創見和有成效的批評文章，幾乎全都出自詩人（極少數詩人）而非專業詩評家之手——後者只能在形成事實之後做一份不疼不癢的總結報告。這充分說明：如果遠離前沿脫離現場的話，詩歌評論只能無所作為。

我慶幸，在過去 20 多年中，我一直身在現場並衝殺在陣地前沿，親歷了戰火硝煙，也堪稱「風雲人物」，首先是詩人，其次才是詩評家——這確保了我每次發言的真實性、可靠性、生動性，確保了本書將成為中國現代詩發展前進的「見證之眼」。

本月中旬，我參加了大陸民間詩人志在「總結新世紀十年詩歌成就」而舉辦的「2010 衡山詩會」，我在會上的發言中談到：「目前正在走向百年的現代漢詩，從縱向上比較至少達到了初唐般的成就，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會看到它將邁向盛唐的高度，從橫向上比較它目前已經達到一般國際水平或世界中上水平，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會看到它會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我相信目標宏偉便會有人加倍努力！

謹以此書獻給款款走來的新詩百年！

伊沙

2010.8.26 於長安

目次

自序.....	i
第一編 重論篇.....	1
郭沫若論.....	3
王家新論.....	33
伊沙論.....	68
第二編 史實篇.....	105
現場直擊：2000年中國現代詩概論.....	107
一份可供閱讀的寫作提綱 ——中國現代詩 1968-2002.....	135
中國詩人的現場原聲——2001 網上論爭透視.....	146
第三編 獨語篇.....	163
餓死詩人，開始寫作.....	165
為閱讀的實驗.....	168
史詩？2000？.....	173

自賞自析（1988-1992）	178
獲獎感言	193
受獎辭：我追求空翻騰越的詩歌	196
第四編 詩潮篇	201
為《一行》寫作	203
編年史	206
詩壇呼喚愛滋病	211
創建詩歌教	215
群架好打	219
我看今日之詩壇 ——在《詩歌報》「金秋詩會」上的發言	222
一個俗人談昌耀	224
抒情與反抒情	227
「新世代」的《詩參考》	229
我所理解的下半身和我	233
拒絕命名的焦慮	236
樸素抒情——韓東〈你見過大海〉簡論	238
我做故我說	242

第五編 論爭篇	245
世紀末：詩人為何要打仗	247
兩本年鑒的背後	261
究竟誰瘋了？	264
三段論	267
北京的文學民工	269
擂臺邊上的戰書	271
中場評詩	273
什麼是陰，什麼是暗？	275
「人話」終於吐出	277
作為事件的「盤峰論爭」——在衡山詩會 「九十年代漢語詩研究論壇」上的發言	279
 附錄：伊沙文學年表	 285



第一編

重論篇

郭沫若論

如果不是這一次，我幾乎從未正眼注視過這個人。

作為一名詩歌的從業人員並有志於在業內有所建樹的我，竟然在自己十多年來的閱讀中從未給「中國新詩第一人」留下過一個位置，而且此種現象在我的同行尤其是同輩人中竟甚為普遍，這本身就夠怪誕的。人人都在急匆匆地往前趕，人人都想著在未來的路上能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物，成為一座新的、更新的里程碑，但就是沒有人回過頭來望他一眼。這已構成詩歌業內的「郭沫若現象」。

而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中學課本裏的郭沫若給我的印象是良好的：尤其是他那優美的散文，名字好像叫〈銀杏〉，然後是〈天上的市街〉；〈科學的春天〉——原本是在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上以中科院院長的身份所做的一篇發言，也仍然是優美的。華麗的詞藻，充沛的激情，很容易博得一位中學生的好感，跟魯迅相比尤其是如此。不是說那時的我已經知道拿他和魯迅相提並論，是在大人們的嘴裏他們挨得很近。父親在聽到我喜歡郭沫若而不是魯迅之後發出了兩聲乾笑，後來我再未查實他當時那笑的涵義，只是在回想中自己默默地做了如下總結：第一聲笑是為我而笑，他的兒子開始知道喜歡誰了；第二聲笑是為郭老而笑，這個「才子加流氓」怎麼可以和魯迅比？在此也許我該說明：我的父親屬於我在二十年後痛恨不已的所謂「知識份子」（階層？）。

我在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認識的郭沫若是形象模糊的，在相關的課上認識他的途徑很多。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一般平庸

的教師會告訴你一個照本宣科的郭沫若，嗅覺靈敏得了風氣之先的激進者開始反思郭沫若的問題——做人問題，與他的文化成就無關。立志於詩歌創作的人（當時為數不少）正在膜拜北島、舒婷，飽讀朦朧詩，並由此朝著西方去了，來不及與郭老和整個五四時期的新詩正面遭遇。此後回頭也讀，但似乎從不專門衝著他們中的某位個人而去，即便是郭沫若。

再往後，只是不斷聽到有人對他進行反思再反思，這二十年來已經作古多時的郭老終於一步步成長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問題老年」，淪為在知識文化界內部廝混的份子們的最低覺悟。尤其是甚囂塵上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將陳寅恪、顧准塑造為這個時代的「活雷鋒」的時候，每每郭老總是被當作第一反證而提及。在這種形勢下，反思郭沫若進而批判郭沫若已經成為最好做的一篇文章，成了知識界的最大媚俗。

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感到可以也有十分的必要面對他了，哪怕僅僅只面對他這一次。當道德批判漸漸深化為對其新詩創作的簡單攻擊，譬如「一點詩味兒沒有」、「純粹是大喊大叫」等等，我感到了這種必要性。我不是天生反感他的人，也不是對詩歌中的「大喊大叫」抱有歧見的人，更不是時髦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我只想作為他的同行後進來面對他，面對他之所以成為他的那一部分。

我知道，我面對的是「中國新詩第一人」。

何以成為郭沫若

他之成為「第一」，因為早，當然也不僅僅是因為早。我和許多人早已接受了這樣的一種說法，即郭沫若是發展了由胡適開創的白話詩。現在看來這實在是一個誤解，一個幾乎是產生於外行人（對創作而言）的經典性誤解，誤解的產生僅僅在於《嘗試集》的出版

早了《女神》一年多。郭沫若與胡適之間不存在繼承與發展的關係，他們分頭寫作，然後遇機出版了各自的詩集。郭沫若後來聲稱他的第一首白話詩比胡適的第一首要早，這也需要做進一步的考證，但也許沒有多大必要證實。我以中國詩歌後來發展的史實理解，這不是食指與北島、芒克之間的關係，而是王小龍、韓東、于堅之間的關係——這三人究竟誰是口語詩寫作的「第一」只能通過其代表作發表的早晚來判斷，這就很無意義，因為三人之間已不可能產生相互影響的關係。這也正是胡、郭創作之間的真正關係。

我很想（也想請讀者隨我一道）用一種最簡單最方便的形式瞭解一下郭沫若當時所處的生態環境，看看他的前後也看看他的左右，我選擇了如下的「抽樣」：沈尹默寫於1917年的〈月夜〉：「霜風呼呼的吹著，／月光明明的照著。／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卻沒有靠著。」胡適寫於1920年的〈夢與詩〉：「都是平常經驗，／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湧到夢中來，／變幻出多少新奇花樣！／／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語，／偶然碰著個詩人，／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蓬子（即姚蓬子）的〈在你面上〉：「在你面上我嗅到霉葉的氣味，／倒塌的瓦棺的泥磚的氣味，／死蛇和腐爛的泥磚的氣味，／以及雨天的黃昏的氣味；／在你猩紅的唇兒的每個吻裏，／我嘗到威士忌酒的苦味，／多刺的玫瑰的香味，糖砒的甜味，／以及殘缺的愛情的滋味。／／但你面上的每一嗅和每個吻，／各消耗了我青春的一半。」康白清寫於1920年的〈和平的春裏〉：「遍江北底野色都綠了。／柳也綠了。／麥子也綠了。／細草也綠了。／水也綠了。／鴨尾巴也綠了。／茅屋蓋上也綠了。／窮人底餓眼兒也綠了。／和平的春裏遠燃著幾團野火。」徐志摩寫於1925年的〈殘詩〉：「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關著；鎖著；趕明兒盜花磚上堆灰！／別瞧這白石

臺階光潤，趕明兒，唉，／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著魚，真鳳尾，／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餵？／要不了三五天準翻著白肚鼓著眼，／不浮著死，也就讓冰分兒壓一個扁！／頂可憐是那幾個紅嘴綠毛的鸚哥，／讓娘娘教的頂乖，會跟著洞簫唱歌，／真嬌養慣，餵食一遲，就叫人名兒罵，／現在，您叫去！就剩下空院子給您答話！……」聞一多寫於 1925 年的〈死水〉：「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膿菜殘羹。／／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織出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們笑聲便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在如此前後左右地「夾擊」下，郭沫若又是什麼樣子呢？

〈女神之再生〉發表於 1921 年，〈鳳凰涅槃〉發表於 1920 年，〈天狗〉發表於 1920 年，〈爐中煤〉發表於 1920 年，〈晨安〉發表於 1920 年，〈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發表於 1920 年，〈三個泛神論者〉發表於 1920 年，〈地球，我的母親！〉發表於 1920 年，〈匪徒頌〉發表於 1920 年，〈天上的市街〉發表於 1921 年，〈瓶〉（抒情詩 42 首）寫作於 1925 年……

不是我說得霸氣，而是沫若兄做得霸氣——1920，他幾乎是在這一年之內做成了處於發軔期的中國新詩之王，而且沒有遭遇絲毫挑戰，實在是沒有人能構成他的對手，那時的他真可謂是「高處不勝寒」。他是在「留學生文藝」的水平所構成的環境中展現出一位大詩人所應具備的氣象與格局的，憑此一點他便不戰而勝。

在此我不想列舉他太著名的那些詩，即那些取得了公認的「代表作」，我想在看似隨意的選擇中讓大家見識一下他的能力。目的就是想讓你們弄明白一點：郭沫若之所以能夠成為郭沫若——是矇著的嗎？

晨安

晨安！常動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詩一樣湧動的白雲呀！

晨安！平勻明直的絲雨呀！詩語呀！

晨安！情熱一樣燃著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靈魂的晨風呀！

晨風啊！你請把我的聲音傳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輕的祖國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蕩蕩的南方的揚子江呀！

晨安！我凍結著的北方的黃河呀！

黃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塊早早融化呀！

晨安！萬里長城呀！

啊啊！雪的曠野呀！

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羅斯呀！

晨安！我所敬畏的 Pioneer 呀！

晨安！雪的帕米爾呀！

晨安！雪的喜馬拉雅呀！

晨安！Bengal 的泰戈爾翁呀！

晨安！自然學園裏的學友們呀！
晨安！恆河呀！恆河裏面流瀉著的靈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紅海呀！蘇彝士的運河呀！
晨安！尼羅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早就幻想飛行的達·芬奇呀！
晨安！你坐在萬神祠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讀團的學友們呀！
晨安！比利時呀！比利時的遺民呀！
晨安！愛爾蘭呀！愛爾蘭的詩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呀！
晨安！華盛頓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樣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諸島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還在夢裏裏著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 呀！
快來享受這千載一時的晨光呀

（注：Pioneer：先驅者；Bengal：孟加拉灣；Mesame：日文漢字「目覺」的讀音，意為醒。）

如此開放的詩體出現在中國新詩的源頭，本來應該是一種大幸運。但現在回頭來看，它又與新詩在二十年代的傳統沒有多少關係。時代需要一個吶喊者，並在新詩的領域選擇了郭沫若。但回到詩歌內部，選擇的標準又退回到舊有的傳統。中國新詩在二十年代

的真正傳統是由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馮至等人構成的。郭沫若淪為了一個空頭標誌，說得形象點兒，他是光桿司令一個。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反襯出他卓爾不群的才能。這位降生於四川省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的地主（兼營商業）崽子多少有一點兒天生的因素。這位天才是為發軔期的中國新詩而生的，但新詩在二十年代迅速形成的傳統又似乎容不下他，作為詩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被文化傳統放逐到職業革命家的隊伍中去的。因為革命給了他名望與榮光而詩歌卻表現得全無意義。這一次當我真正地面對他的時候才有一種最興奮、最愉快的發現：「中國新詩第一人」既是舊傳統的「叛逆」又是新傳統的「異數」，這就太對了！「集大成者」？他不是。如〈晨安〉般這種完全開放的詩體要在中國的大地聽到回聲還得等到浙江那著名的火腿之鄉一個姓蔣的地主崽子出現以後，那已是三十年代的事了。〈晨安〉是「大喊大叫」的嗎？我怎麼讀到的是一腔少年的深沉，是少年中國睜開眼時的恬靜與欣然，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大詩人開闊的胸襟與奔放的才情。口稱「大喊大叫」的人，是那些認定了詩就要〈再別康橋〉的人，我們的民族就註定不能出一個惠特曼嗎？哪怕他僅僅是徒有其形。

三個泛神論者

一

我愛我國的莊子，
因為我愛他的 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

二

我愛荷蘭的 Spinoza